抽象、因果、智力进化和退化的语义和逻辑关系及教育

生命科学只能研究演化。而智力有进化和退化的区别。

进化怎么译成英文？Nvidia 处理器、Word-Embedded Vector Space、语言模型和其它人工智能技术能否正确理解、表达抽象、因果、进化和退化的语义和逻辑关系？

如果连这都做不到，人工智能的智力上限肯定远远低于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要求，黄仁勋先生根本无法逼近 AGI，更不用说在五年内实现 AGI。

注意：逼近其实是牛顿世界观。很多数学和计算机专业高等学位拥有者和优秀教师其实仍持有牛顿世界观。物理学背景强的学者也不一定真懂抽象、因果、进化和退化的语义和逻辑关系，包括黄仁勋先生和以前提到过的丘成桐教授和 Gerard't Hooft 教授。

所以不仅仅大学人文学科需要变革和加强。不懂抽象、因果、进化和退化的语义和逻辑关系，不懂未来的人机耦合，数学、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工程技术等等硬核专业也会落伍。

大学通识教育和 GRE 考试也需要改革。这也是解决现在学位泛滥的本质问题和有效方法。如果连抽象、因果、进化和退化的语义和逻辑关系都不懂，文明会衰落，博士又博在哪里？

很多年前我建议吸收沈万山的教训，创办一所小型华人新型研究所和前沿大学，是因为进化概念是华语概念。当然研究成熟后可以转型为面向所有族裔，也可以跟现有大学合并。

虽然后来中国办起了西湖大学，但不同于我的理念和学术方向。美国这边还没有反响。或许，华人中已没有我的知音。

靠雕虫小技、添砖加瓦和匠心，无法超越西湖大学、比肩世界顶尖学府，甚至会比不上阿里巴巴达摩院，更不要说弥补他们的不足和盲区。

抽象、因果、智力进化和退化的语义和逻辑关系，涉及用逻辑研究逻辑、用测量研究测量。斯坦福大学吴蔡神经研究院和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无法研究这些重要问题吧？

马云父亲是越剧名家，见识很广。马云说小时候经常跟他父亲争论、练口才。

岑范是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导演，他的亲戚岑毓英官至云贵总督、兵部尚书，是二等男爵，算真正的贵族。岑毓英之子岑春煊是四川总督、邮传部尚书，还做过护法军政府主席。金庸祖上是“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夏梦家世跟他们没法比，但得风气之先。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越剧电影《红楼梦》跟原著小说不是一回事。我从来不看这种电影。我看过一部香港电影《三笑》，看完后对电影及演秋香的演员很失望。若干年后，我读大学乘火车，听到车厢里有个苏州人绘声绘色地给周围人讲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不仅莞尔。

以前我老家有一种菜花鱼，算当地佳肴。后来听说杭州西湖也有这种鱼，并不稀罕。不过各地水土和鱼的味道可能有细微差别。

小学时，我买过一把纸折扇。扇面上是杭州山水的全景图。我闲着没事就细细地看，把各景点的名称和方位都记住了。

后来去杭州工作时，看到河边绿地中简洁、明快的现代风格的白色人物雕塑，很赏心悦目。那时大街小巷都是理查·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我去浙美院逛逛；夏日去清凉爽快的云栖竹径远足；夜晚可以骑车去苏堤坐坐，让湖水拍打双足，听水拍堤岸的声音。

不过，后来我做了一个奇特的梦，离开了杭州，又离开了江南。

前几年，听新闻中有维也纳的华裔乐器演奏家说听古典音乐就像吃冰淇淋，很有味道。也许，用冰淇淋来形容理查·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比较合适。

莫扎特、贝多芬以后有肖邦、瓦格纳、柴可夫斯基等等。瓦格纳的很多音乐像电影音乐，或者说电影音乐在追随、模仿瓦格纳。

现在的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瓦格纳版本的“真实”、“药物”、“众神的黄昏”、“纯化”又到底是什么?